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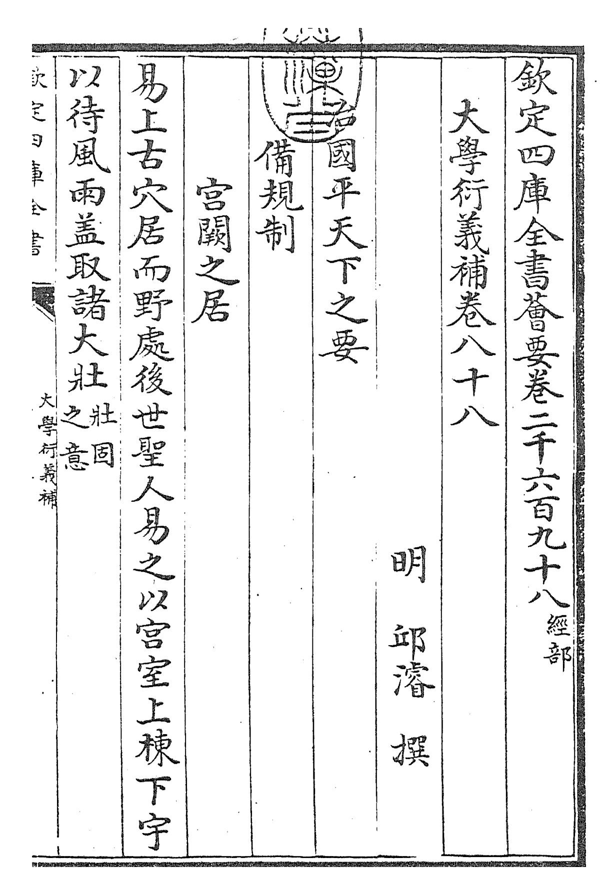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大壯之象也

蔡淵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臣按此人生有宮室之始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楚丘之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其

三章曰升彼虛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與堂旁邑景測景山與京高丘降觀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順天時察地勢審土宜不徒盡夫人事也而又質之鬼神焉蓋宮室之建不免於勞民傷財可已未甞不已也萬一不得已而為之必升高以望而審其面勢之可否降下以觀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驗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龜兆之吉否曰望曰觀曰景曰卜無一而不善然後興工動衆蓋不暫勞則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為人君安佚之計亦以臣

民觀瞻之所係也或曰後世測景占卜之法鮮有精者有所營建而選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為星乃上天示人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為巳之居室而廢農之耕蓺也

大雅緜之篇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高貌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嚴正也

朱熹曰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釋者謂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取其大也五門各有其義其三門者乃周既為天子時所立惟臯應二門在太王時已

有之後世遂因之而不改歟是則雒庫路三者諸

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

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焉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

聖有作猶起也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

牖戶

鄭氏曰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陳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

室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

臣按聖人有作因民之營窟橧巢之居而為之臺榭以登眺為之宮室以居處為之戶牖以啓閉是皆以木為之者也然非脩火以范金而為之斤斧則無以成其棟宇用水以合土而為之瓴甋則無以完其蓋藏蓋天生五材並用之而後民賴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無

旁風上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恱懞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

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

棄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觀春秋之所書及胡氏之所論則國家脩造

其前後緩急之序可見矣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

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

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

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恠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詞至意也

臣按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葢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僭天子之

禮雉門及兩觀為天火所焚魯復因其舊而新之天示之變尚不知儆聖人所以書之也繇是以觀凡宮殿門闕有所災變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災其必反已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災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則災不為咎矣

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預曰不時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

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隨壞時而治之

臣按國家之脩造有待時而脩者有不待時而脩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無與雖不可無而有他所以暫代者必須農隙之時無事之日然後脩之可也若夫門戶以開闔道橋以往來城郭以衛民牆塹以禦寇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苟必待時而為之豈不至於有所損失而誤事乎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翦

臣按堯時去洪濛之世未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

然堯之居雖陋而其仁則如天其智則如神巍乎

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

商紂為傾宮世目之為獨夫秦皇為阿房宮世稱

之為亡道主然則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

縷直欄横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臣按秦始皇於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東廵而崩于沙丘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百千萬億之財營建始成僅僅二朞而身已下世嗚呼一身之徼歲月幾何何苦勞人費財而為此無益之事流毒四海遺臭千載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巳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後世人主誦杜牧之賦所謂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後

世哀之而不鑑之等語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漢高祖五年治長樂宫于長安

呂祖謙曰按史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綰傳云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宫室於長安謀遷都也

臣按漢建長樂宫始此

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宫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

下匈匈數歳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宫室填與鎮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宫室為先豈可謂知所務哉昔禹卑宫室而桀為傾宫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

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啓之也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説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甞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按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也内而宫闈外而朝廷遠而至於邊徼下而至於閭閻人情世態無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無一物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後能盡父母斯民之責文帝欲作一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盖帝起自外藩耳聞目見民間之事非若景武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

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無一錢之儲隅宿之食立錐之地枵腹而眠僦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飯而費十金者一宴而費百金者一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者尚或以為不滿意而他求及其有所營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不顧惜嗚呼胡不思之甚邪觀於此可見文帝為

三代以後絕無而有之令主書之史冊千載有光

後世人主其或有所營建必先計其工用而以文

帝為法毋為嬖倖所欺以多為少以不可為可則

足以盡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

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宮室之脩自此日盛公孫卿又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蓋廣

諸宮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慾慾心一萌左右窺見其端遂從而從臾之因而疲勞生民空竭府庫天下生靈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貴已極而求長生左右因引進方士言有物餌之可以不死而為仙人好樓居之説於是隨所指教而大興工役勞民傷財以為無益之事慾心既熾而置政治於不問遂致海內虛耗盜賊蠭起一人之欲長其

生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之速致於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臣按武帝建栢梁臺而天火災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為此臺本以求神仙神仙有靈必為之訶禁而火不得災之矣一旦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

之不神亦可見矣帝於此尚不覺悟而又大為宫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葢亦不畏天也天怒於上而假火為災以警人譬則君怒其臣而毁其所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懼又從而大其所為比舊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茍以是反求諸己則必兢惕戒謹以畏天怒而不敢復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趙倢伃居鉤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臣按一宮室之門若無甚大關係也而國本因之而動搖幾至亡宗社是知人君於宮殿之創建不可輕易則雖命一門之名亦當熟思審處而不可

輕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宫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宫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宫室營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

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慙懼故分日禱請令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造創建勞民動衆怨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當天心而來旱暵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為言其知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敕止作諸宮

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
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
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
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
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稅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銅
以營無用之物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倖譖康
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

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黄門侍郎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賣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

藥自殺書奏為暫絶脩宫錢

臣按靈帝聽嬖倖之言斂天下錢以脩宫室謂之脩宫錢既取之於田畆復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畆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聞靈帝既知之矣而尤不知痛革僅暫免馬司馬直曰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太守為民父母而不忍割剥其子以稱時求靈帝非民之大父母乎

而忍割剝其孫曾以稱已欲何其忍哉且稱時求

縣守人稱巳欲縣乎我縣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營脩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宏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臣按國家脩營宮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為言夫脩營妨農則有矣而亦謂妨於戎備何哉朗所謂邮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是也夫泛用民力於內尚有以簡戎備於外況專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

當夫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之營造勞其筋
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怨懟之心一旦有
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强暴豈不難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宫又治洛陽宫起昭陽太極殿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
疏曰昔漢祖惟與項羽争天下羽已滅宫室燒焚是以
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髙祖猶非其壯麗今二
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

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

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
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
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
力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
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
惟宮室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
筆詔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羣高堂楊

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為之少有減省乃手筆詔荅雖不能盡從其亦異乎愎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為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為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此理也

晉孝武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險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

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宫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虎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熈政事乃以脩宫室為能邪

臣按謝安謂宫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熈政事不以脩宫室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興

作極其壯麗奇巧者皆假人力為之非天子能事也適足以彰其無遠圖而不恤民耳堯之土階茅茨禹之卑宮室可謂樸陋矣未聞後世人有議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宮象廊紂之瓊宮瑶臺豈所以為能哉

劉宋孝武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倖賞賜傾府藏

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荅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巳過矣此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宮室固不可以不嚴邃然亦不可過

於嚴邃况吾祖吾考立國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獨至我必為宏大壯麗之居乎非夫國計有餘内無水旱之災外無邊防之警不可有所作興以妨民動衆也

北朝魏大武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宫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

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臣按觀世祖謂蕭何之對非雅言誠是也若夫易設險以守國之言則有國者不可無險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築城以過勞民力耳夫守國以脩德為本而設險亦不可無苟徒恃險而不脩德則險非吾有矣

文成帝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

詔文成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納之

臣按高允謂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馴而致之之一語是誠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為事

以漸為之用民力以小休則人不勞擾以久為之聚財用以漸致則價不踊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不可為也若或見有者足以居處姑仍舊貫可也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恱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樹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彞德彞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

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繒絹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楊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獨孤后之意豈后豫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使帝誠心於愛民必不忍以役夫之賜死為娛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況聽后言賞素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上

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
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
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耶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
禍陛下令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
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
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
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
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

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而張元素至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

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巳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當

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

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

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

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

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

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

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內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繇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瑶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臣按敬宗雖能優容李漢之言而未聞其罷香亭而不構葢其僅能不加以罪而侈慾之心終不能遏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頹毁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脩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

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側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洪邁曰宋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少復留意以興仆植僵為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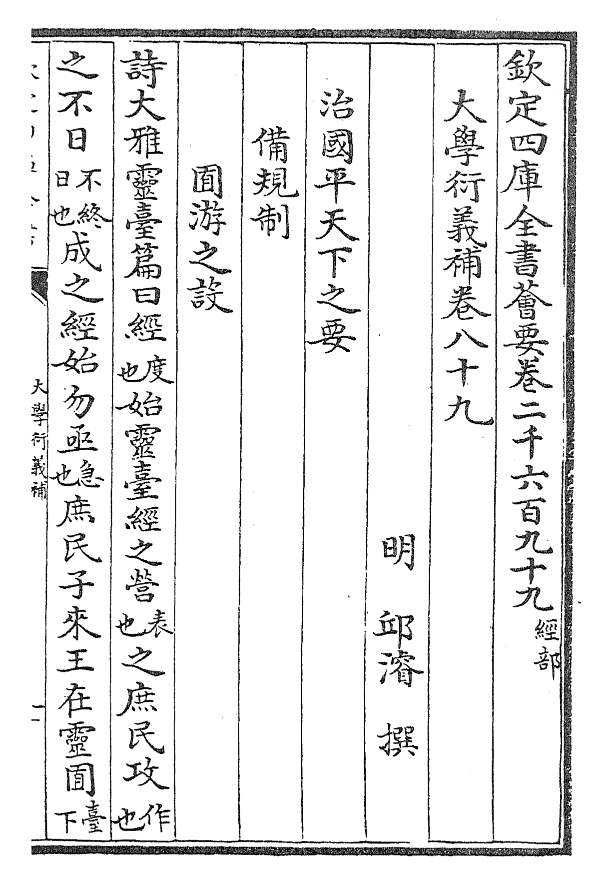
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指為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傾視陋逮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之一節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為視事臨民之所衆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視所繫誠不可無也上而朝廷則有宮闕下而官府則有廨宇非以私奉養也葢上之所居必尊嚴則下不敢輕忽上之所居有定在

則下知所趨集上之所居有統會則下有所聯束
此勢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載官吏廨宇
於宮閫之末

以上宮閫之居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囿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度也始靈臺經之營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終日也成之經始勿亟急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臺下

有囿域養禽獸麀牝鹿鹿攸伏不驚擾麀鹿濯濯肥澤貌白鳥翯翯潔白貌

王在靈沼囿中有沼於牣滿也魚躍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張一弛非但以施之於民藏脩息游非但以施之於學而為治亦莫不然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自朝至於日中昃而亦必有靈臺囿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然後有文王之逸樂苟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己心之嗜好䌸於左右之從臾拂民心而勞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趨而䌸於己意之欲速與左右之督

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人主有欲為臺囿以為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民之樂然後可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氏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獸鄭氏謂囿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掖庭有

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設囿游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絶其逸游之樂使之坐受束縛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塈一開隄防一决則將奔突横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游無度流連無厭矣豈特囿

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惟賔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囿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鄭氏以囿比漢苑以游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囿游蓋謂苑囿游觀之處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獸非止於一甚言其多

也所以然者為共祭祀喪紀賔客三者而已故當政事閑暇之時而為游行觀省之樂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雖曰游目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何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賔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

臺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罷疲也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於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

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喻
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
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
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
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謂收斂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
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益
妨有益子罕諫之而不聽此所以来築者之謳也
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況無益
乎築者口中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為人上者宜慎
興作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於口子罕謂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勞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為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恒以其所作為者與民相比並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輕重緩

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謂丹楹）鏤（謂刻桷）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

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疲同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縮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宏謂私欲宏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處也不奪穡地其為作也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謂餘木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為臺而必舉其先君之所為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

俟今其君之為臺則民罷而財盡穀敗而官煩舉
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
實瘠矣君安得肥嗚呼伍舉之言其所以告於君
何其切實而明快也哉後世所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盖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楊時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

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張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狥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與夏

桀結怨奉已二者並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樂者君既得已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已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已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為之財用占民耕藝之土以為之臺池已則樂矣樂而及於禽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為他人有矣為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

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栻曰意齊王用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進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

公一田圃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

於是乎分為人上者於凡舉措可不謹哉

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卬(古仰字)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即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宮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邱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與金是買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

辭而不復言譬則狗馬嗥於主人之側投以一臠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畢宫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遂

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説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乎世而寂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違道則寂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藉口僭侯征

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奪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

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槖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白

鄭雅自雅景日中天萬象畢照辨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師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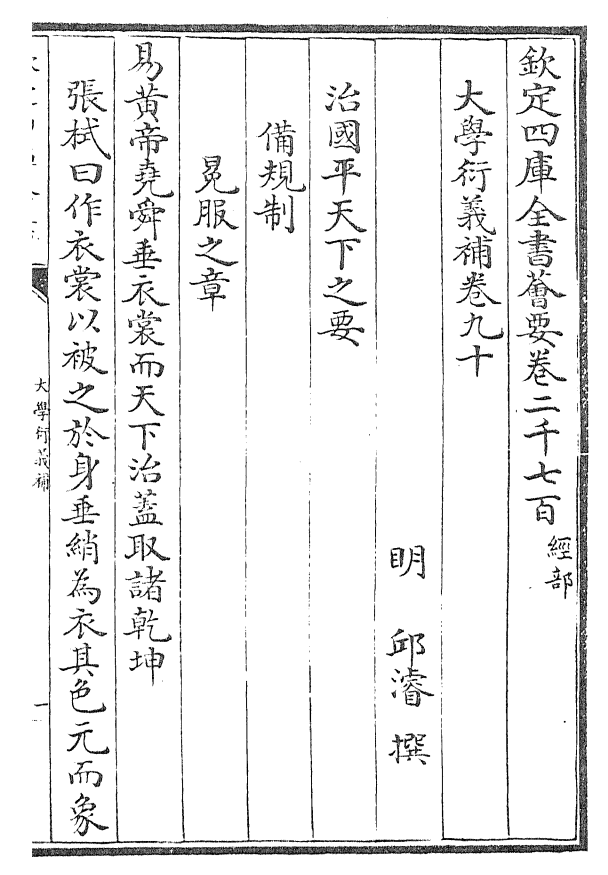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宫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凋落則翦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以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

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即位即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弒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為荒煙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冊者昭昭在人目睫間穢汚簡牘遺臭萬世者恒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若為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設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冕服之章

易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元而象

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黄帝堯舜氏言之者犠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

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衣裳之制始於黄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彞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彞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

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朱裏（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在上者）紐（小鼻也綴於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

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以玉為笄朱紘以朱為紘綴笄兩端結於頷下王之皮弁眡朝之服會五采結五玉堪即五采玉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之玉笄王之弁經弔服弁而加環經經而不糾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王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衮可知矣大裘與衮同一冕也此所

謂五冕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　凶喪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　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享食賓客）射（與諸侯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則玄冕凡兵事韋（謂革之熟者）弁（冠也）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喪冠）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吴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吴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盖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紝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履為赤舄複屨曰舄黑舄赤繶縫中紃也黃繶青句當作絇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屨必言服服各有屨也吉服有九舄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其下白舄黑舄絇為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喪祭則用素屨葛屨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與衮同畫龍於衣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臣按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頴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

以敬養身體

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

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元

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

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
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
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不
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
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
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黄帝以来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志通天冠高九寸正竪頂少邪却迺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

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志云通天冠本秦制前有展筩冠前加金

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緑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黒介幘齊加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黄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鞾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帯十有三鐶至唐高祖以赭

黃袍巾帶為常服

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

唐志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為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至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

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為天衣

臣按此後世袞衣之制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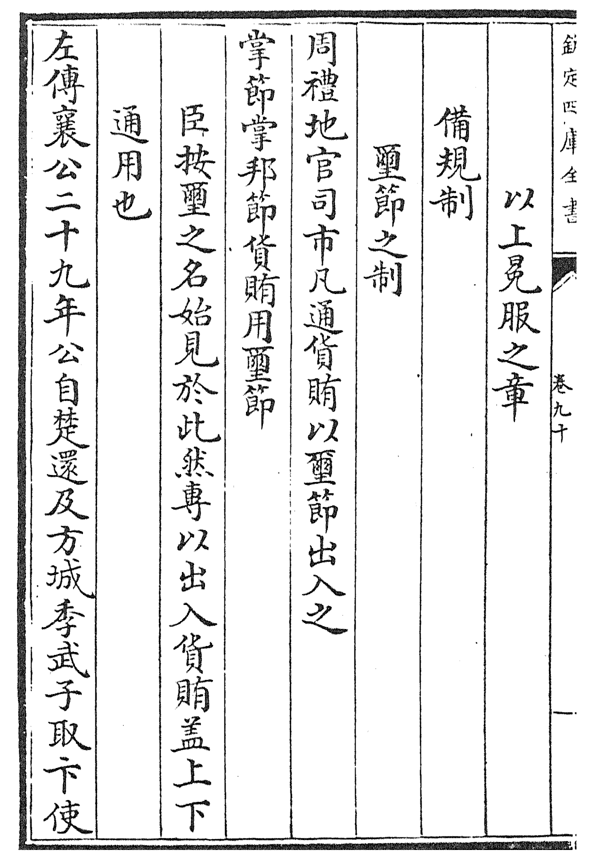
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繒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衮襲之或者又謂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内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

以采王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釆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太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

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爲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備規制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於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

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冶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於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

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爲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茍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併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宫王莽篡位使王舜廹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嬗魏魏以嬗晉五胡亂華為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

滅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
王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
厥奉璽歸於唐朱温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
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之其璽之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為受命
璽得其璽也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
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於
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

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
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
後僅七八年遺臭聞于沙丘肉袒負于軹道烏在
其為壽且昌哉繇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
有與無何足為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
臣按此漢天子璽之制也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説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專以為天子印章之稱

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就次

發璽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

節臺

臣按漢之符節臺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

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

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

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為符璽御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為劉石所得尋復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于隋不知孰為真物也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鎭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内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

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今制為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

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塡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勅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為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荅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

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隣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臣按此宋朝寶璽之制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

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
萇萇從堅求璽堅駡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
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葢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
是乎亡矣謂晉果紿得璽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
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
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
化及死竇建徳取之建徳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
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

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毁真僞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瘗藏至此而始出乎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

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復製二璽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寳其一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寳二寳與受命寳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得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責而徵之延禧詐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

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得碩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為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謂之

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閟中歷晉曁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没于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徼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

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䶵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於碩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徵驗非虚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為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来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今制惟親王用金

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

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制以上印章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

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

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五等諸侯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角當作管凡邦國之

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飾也）（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氏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illegible]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illegible]傳者節為信爾傳所謂齎持及所適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以為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脩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

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為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為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秉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猶至也關則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鄭氏曰敂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

以常事往来至闕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謂有文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内有文書自内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氏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

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為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銅虎符以金為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為之是即旌節之屬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臣按三代以前人君召臣皆必有節非但在逺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来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别有一物也註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為之節焉玉名

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

孔頴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

臣按以玉為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觧趙圍

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說文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唐

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内雌者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蓋始於漢也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呂祖謙曰漢制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勃曰非有漢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黄旄

臣按節之為制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爰盎

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隨竹使符班銀莬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

所及左右金吾宫苑牧監皆給之畿内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宫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

臣按此唐朝符節之制以上符節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氏曰約劑約也丹圖者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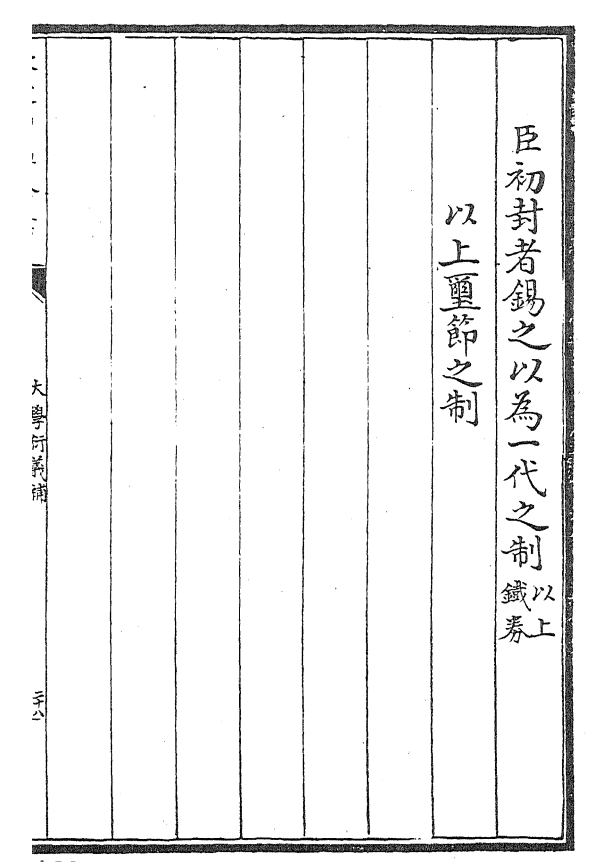
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

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歟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聖祖得國之初欲依前代作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錢鏐之後居浙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其制造之用金填其字功



臣初封者錫之以爲一代之制以上鐵券

以上璽節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　焴